

美元來充任惟一國際關鍵貨幣的角色，乃轉由幾個經濟強勢的國家來共同負擔。即使沒有歐洲通貨制度的建立，強勢貨幣事實上也已逐漸的取代了美元地位的一部份。

景氣的變動是循環的，美國轉弱，西歐轉強，本都不足為異。不過，美國經濟有其結構性的弱點，就是投資不足以致生產力逐漸落後，假如不急起直追，只靠浮動匯率之便，聽由美元貶值來維持其產品的競爭力，則其經濟實力難免每況愈下。西歐經濟稍有進步，實得力於政治轉趨穩定，消費者和工商業者都比較持樂觀的預期。假使能進一步克服排拒新技術和過度要求社會福利的弱點，則前途展望是樂觀的。日本經濟政策的基本轉變是合乎要求的，其經濟的健全是以傳統文化為基礎，還是會持續下去的。

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是應然也是必然的。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這四個被矚目的國家不過是走得快幾步，較受矚目而已，以後其他開發中國家也要跟上來的。假使說，一九六〇年代這第一個發展年代裏開發中國家發展不夠快的話，一九七〇年代這第二個發展年代已經快得多了，預期中一九八〇年代將要更快，因為資本形成的速率是隨所得增加而增加，所以是加速率的；而技術的發展是累積的，因而也是加速率的。這四個國家將必成為開發中國家開發的典型並且發揮領頭的作用。

這樣看來，一九七九年確有其特色，而將成為世界經濟發展史中不能不受重視的一年。

蘇俄一九七九年的經濟計劃和預算

萬邦寧

壹、前言

依照蘇俄現行憲法^①第一一二條的規定，「蘇俄最高蘇維埃大會每年舉行二次」，也就是說，上半年和下半年各舉行一次。法定的兩次大會，就其重要性而言，每年的第二次要比第一次重要的多，因為下一年度的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總預算都要在這次大會上通過。

註① 蘇俄現行憲法，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基本法）」，經蘇俄最高蘇維埃第九屆第七次大會（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通過、公佈，並自同日
起生效。

今年的第二次大會（也就是蘇俄最高蘇維埃第九屆第十次大會）於十一月廿九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大會的議程^②如下：

- 一、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提：關於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吉爾吉斯共和國和愛沙尼亞共和國的副主席問題；
- 二、蘇俄部長會議提：關於蘇俄一九七九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國家計劃及一九七八年蘇俄完成經濟和社會發展國家計劃之進程問題；^③

三、蘇俄部長會議提：關於蘇俄一九七九年國家預算及蘇俄一九七八年國家預算執行問題；

四、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提：關於蘇俄民法草案問題；

五、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提：關於批准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之命令問題。

本年第二次大會的會期共為三天，於十二月一日閉幕。茲就上述議程第二、三兩案評介於後。

貳、巴伊巴科夫的報告

大會議程第二案——蘇俄部長會議所提「關於蘇俄一九七九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國家計劃及蘇俄完成一九七八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國家計劃之進程」案，報告人是蘇俄部長會議副主席及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巴伊巴科夫。^④

巴某這個報告，除引言外，共分爲兩大部份：一是「關於蘇俄一九七八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國家計劃之進程」；另一是「蘇俄一九七九年發展國民經濟之基本任務、速度和比例」。在第二部份中又分爲：工業、農業、運輸和電信、基本建設、發展科學和技術、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保護自然界和合理利用天然資源、各加盟共和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對外經濟聯繫。

巴某報告的第一部份，是簡述蘇俄一九七八年國民經濟某些重要部門的進程，並且作了初步的總結，旨在爲一九七九年的經濟計劃製造一個良好的氣氛，以利進行。但是這一部份並不包括在本題討論範圍以內，而且下個月蘇俄中央統計局將發表蘇俄一九七八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結果公報，屆時將作另題報告，故本文對於這一部份暫且略而不談。

巴某報告的第二部份，雖然包括有九項之多，但本文限於篇幅，祇能就最重要的幾個部門——如工業、農業、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及對外經濟聯繫——作扼要的評介。

巴某在報告國民經濟九個部門之先，也就是在作第二部份報告的前言中，曾經指出：一九七九年的國民收入增加四·三%，也就是增加一八〇億盧布；而一九七九年的中心任務之一，是加速勞動生產率：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到四·七%；建築業中

註② 見真理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一版

註③ 蘇俄的國民經濟計劃，過去稱「蘇俄×××年發展國民經濟計劃」，自第十個五年計劃起（即自一九七六年起）改稱「蘇俄×××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國家計劃」。

註④ 同註②

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到四%；鐵路運輸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到二·一%。他也提到投資，關於這一點留待預算部分再說。

一九七九年蘇俄的工業生產量（也就是工業的成長率），規定增加五·七%，比一九七八年的工業生產值增加三三〇億盧布。在整個工業中起保證作用的仍舊是重工業，一九七九年甲組工業規定增加五·八%；乙組工業規定為五·四%。一九七九年仍舊特別注意燃料和動力的生產，規定電力生產增加四·八%，共計一二·六五〇億度。石油和冷凝液的採掘量，規定為五九、三〇〇萬噸；煤氣的採掘量為四、〇四〇億立方公尺；煤的採掘量規定為七五、二〇〇萬噸。為供機器製造業和基本建設之需，規定進一步發展金屬冶煉業：黑色金屬的鋼材生產，規定達到一〇、八七〇萬噸，鋼管——一、八二〇萬噸。大力發展化學工業：礦質肥料的生產要比一九七八年增長一〇·五%，共計為一一、一〇〇萬噸；合成樹脂和塑料將生產三八〇萬噸以上，比一九七八年增加九·三%；化學纖維和尼龍線將增長四·六%，共計一二〇萬噸左右。森林和木材加工業方面：紙的生產將達到五六〇萬噸，厚紙板增加四·六%。建築材料工業方面：水泥的生產增加到一三、〇〇〇萬噸。機器製造和金屬加工業部門的產品增長率，定為八·二%。

輕工業的生產量將增長四·六%，各種紡織品將增加四·七%。但是報告人指出，蘇俄輕工業方面有許多聯合組織和企業在改進產品的品質方面進行很慢，掌握新式流行的商品很差勁。

食品和捕魚工業方面，規定整個的生產增長六·三%。微生物工業的產品生產，規定增加九%，這將大大有助於畜牧業提高效率。

文化——生活日常用品的生產，規定以三八六億盧布為度，也就是比一九七八年高八·四%。

以上就是巴伊巴科夫報告蘇俄一九七九年國民經濟計劃工業部門草案最簡略的提要。雖然如此，我們却可以從這簡略的提要中看出：蘇俄對於一九七九年的工業非常樂觀，以工業的成長率而論，在過去三年從未如此大膽，規定為五·七%。譬如：

| | |
|-------|------|
| 一九七六年 | 四·三% |
| 一九七七年 | 五·六% |
| 一九七八年 | 四·五% |
| 一九七九年 | 五·七% |

這種一高一低的增長率，其理由何在？百思而得到的答案，是與農業的豐歉有關：凡是上一年農業計劃失敗了，下一年的工業成長率就降低下來，反之，就提高起來。這不是規律，而是事實。

一九七五年（第九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蘇俄的農業計劃失敗，一九七六年的工業成長率就採低姿態，定為四·三%。一九七六年蘇俄的穀物總收穫量打破紀錄，高達二二、四〇〇萬噸，於是一九七七年的工業成長率就提高到五·六%。

一九七七年的蘇俄農業又不爭氣（祇收穫一九、五五〇萬噸穀物），一九七八年的工業成長率馬上又降到四·五%。一九七八年的穀物收穫量比一九七六年更多，達到二三、五〇〇萬噸的歷史高峰，於是一九七九年的工業成長率也就隨之高於過去三年的任何一年，而達五·七%。

現在，我們試問：一九八〇年的工業成長率會不會像一九七八年一樣，再降下來呢？很可能。理由是，蘇俄的農業缺乏穩定性，在蘇維埃政權時期一連二年得到豐收的紀錄，可以說根本沒有。所以，蘇俄把一九七九年的工業成長率定得這樣高，不是失之幼稚，就是發狂。幼稚也好，發狂也好，我們敢斷言這不是專家的設計錯誤，而是布里茲涅夫的獨斷專行。

現在來談談蘇俄一九七九年的農業。

正如巴伊巴科夫在其報告中所說的，一九七九年將是實際實現俄共中央七月全會決定的第一年，這次全會主要是討論農業的一次全會。⑤ 據巴某報告：

一九七九年的農產品總收穫量，是在五年計劃的水準上決定的，它要比一九七八年高出五·八%。一九七九年各種農產品的採購量，基本上也是在五年計劃的水準上決定的，不過有許多種畜產品以及葡萄的採購量要稍低一些，這是因為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七年冬季未完成飼料和栽培的任務。

農耕業和畜牧業的生產成長率，基本上要保證依靠密集化的因素。在農耕方面，規定進一步實行土壤改良措施、增加肥料、改進土壤的加工、縮短工作期限、實行病蟲害等措施，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在畜牧業方面，規定增加牲畜和禽類的頭數，並且大大提高其產品率。

一九七九年發展農業部門的國家投資額為二三五億盧布，也就是在五年計劃的水準上。根據五年計劃進一步發展俄羅斯共和國的非黑土地帶，用在這一方面的投資是八二億盧布，也就是比一九七八年多一五%。土壤改良的工作量將予擴大，規定投入生產的灌溉土地為八〇五千公頃，排乾積水的土地為九八〇千公頃，而供水的牧地為七〇〇萬多公頃。供應農業的礦質肥料，規定為八、五六〇萬噸，比一九七八年多五四〇萬噸。

巴伊巴科夫關於一九七九年農業計劃草案的報告，較諸以往最大不同之點，不論農耕業，也不論畜牧業，都未提出產品量的規定。這是不是證明蘇俄當局，包括布里茲涅夫在內，對於明年的農業氣候條件和農業工作結果缺乏信心呢？這種情況在過去雖也不乏其例，但是一九七九年的計劃對於工業那麼樂觀，而對於農業如此曖昧，不知其妙用究在何處。

註⑤ 本年七月俄共中央舉行一次全體會議，布里茲涅夫曾提出「關於進一步發展農業的報告」。這次全會對農業提出的主要任務，是力求全面的、蓬勃的發展農業所有部門，靠得住以食品和農業原料供應國家。布魯的報告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是檢討自一九六五年三月全會所定的農業政策的得失；第二部份指出今後應該努力的一些方向。

關於一九七九年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計劃，據巴伊巴科夫報告，將在整個國民經濟計劃中佔最重要的地位。規定將按人口計算，使居民實際收入提高三·三%

一九七九年將完成非生產各部門中級收入工作人員提高工資率 and 工資等級的計劃，此舉可使一九七九年有一、八〇〇萬人增加工資的收入。工人和職員的每月平均工資，由於實行各項措施的關係，將可提高到一六三盧布，也就是提高一·八%；而集體農民的勞動報酬將爲一一六盧布，即提高五·二%。

國營及合作社貿易的零售商品流轉額，規定爲二、五一〇億盧布，比一九七八年增長四·八%。增加食品和非食品商品的市場基金，俾能以更多商品滿足人民的需求。

一九七九年對人民的生活服務，將增加到七四億盧布，也就是增加七·七%，其中在農村增加一〇%。住宅建設，依靠各項撥款來源，將建成總面積爲一一、二三〇萬平方米的住宅，這就有可能改善一、一〇〇萬人的居住條件。

從上面巴伊巴科夫關於人民福利的報告提要看來，所謂「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計劃將在整個國民經濟計劃中佔最重要的地位」，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

首先就居民實際收入言，一九七九年規定的增加率三·三%，反比一九七六年的三·七%爲低，（一九七七年的公報上根本未提此事，而一九七八年的公報尙未發表。）

工人和職員的每月平均工資收入儘管是最實際的一項，但一九七九年比過去三年並無突出的增加：一九七六年爲一五一盧布，比一九七五年僅多五盧布；一九七七年爲一五四盧布，比一九七六年僅多三盧布；雖然一九七八年的最後總結公報尙未公佈，如依以往最高增加額（五盧布）計算，即可達到一五九盧布；而一九七九年的一六三盧布，也不過是祇達到過去的最高增長標準而已，並未超出，何況就增加率觀之，一九七七年比一九七六年增加二·七%，而一九七九年比一九七八年祇增加一·八%，也可能增加的不到五盧布。

集體農民的勞動報酬的增加率，除一九七八年的總結尙未發表，不得而知外，一九七六年爲六%，一九七七年爲五%，一九七九年規定爲五·二%，雖然比一九七七年高了〇·二%，但是比一九七六年却低了〇·八%。集體農民在今年不完全良好的氣候條件下，爲蘇俄創下歷史上從來未有過的二三、五〇〇萬噸穀物的紀錄，而所得的報償不過如此微薄，實在有違「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明訓。

零售商品的流轉額，據巴伊巴科夫在其報告第二部前言中透露，一九七八年比一九七七年增加四·九%，而一九七九年却規定增加四·八%，就增加率而言，這能說明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嗎？

對人民的生活服務，除一九七七年未發表，一九七八年尙未公布，皆不得而知外，一九七六年的增長率爲八%（農村地方爲

一〇%)，而一九七九年的增長率規定爲七·七%，反比一九七六年爲低，不能不說是咄咄怪事。在全部人民福利措施中值得稱道的，是住宅建設，從總面積方面着眼，確比過去有所增加：一九七六年爲一〇、八五〇萬平方公尺，一九七七年爲二、八〇〇萬平方公尺，一九七八年爲一〇、九〇〇萬平方公尺，一九七九年爲一一、二三〇萬平方公尺。

關於對外經濟聯繫，巴伊巴科夫報告說，一九七九年仍將照從前一樣，在這一方面佔重要地位的，是社會主義各國，首先是經濟互助委員會各會員國。

在對外貿易方面，規定社會主義各國與蘇俄之間的比重爲六一%。對於蘇俄與所謂資本主義各國的貿易和開發中各國的貿易，雖有提到，但不過三言兩語，並未具體提出什麼。在經濟和技術合作方面，也祇是宣稱一九七九年蘇俄將繼續給予社會主義各國和開發中各國以技術及經濟的協助，以發展它們的民族經濟；而對所謂資本主義國家也是一字未提。

不論對外貿易，也不論經濟、技術合作，巴某在其報告中不提所謂資本主義各國，這並不是說蘇俄與這些國家在一九七九年將無貿易關係可言，不過比重低微而已。試想，一九七九年的對外貿易計劃把蘇俄與社會主義各國的比重規定爲六一%，餘下的三九%，如果具體的把蘇俄與資本主義各國和蘇俄與開發中各國的比重分別具體提出，這無異明白告訴世人，蘇俄與資本主義各國或蘇俄與開發中各國的貿易關係將大不如前了。

值得注意的，是蘇俄與社會主義各國的貿易比重，高達六一%。這一點足以證明蘇俄與社會主義各國，特別是經濟互助委員會各國的經濟一體化工作有了良好的發展，也就是東歐各共產政權的經濟結構，對於蘇俄的依賴性更大了。

以上是巴伊巴科夫關於蘇俄一九七九年發展國民經濟報告中第二部份爲一般最感興趣的四個部門，雖然因爲篇幅所限祇作綱要式的摘述，然而見微可以知著——蘇俄雖然標榜以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爲指歸，但是可以斷言一九七九年的蘇俄人民，在生活方面不會有顯著的改善。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如果不是用以提高人民的福祉，那還有什麼意義可言？

叁、加爾布卓夫的報告

蘇俄一九七九年的國家預算草案，由其財長加爾布卓夫報告，其中規定：總收入爲二、六九一億盧布，總支出爲二、六八八億盧布，收入超過支出二、八〇〇萬盧布。

國家總收入包括以下各項：

社會主義經濟收入

其中：

二、四四八億盧布

蘇俄一九七九年的經濟計劃和預算

各國營企業上繳之利潤

營業稅

八一億盧布
八七八億盧布

國營各企業和各機構繳納之保險費、集體農

庄之所得稅，對外貿易收入及其他收入

七五九億盧布

居民付款

二四三億盧布

國家總支出包括下列各項：

國民經濟

一、四四四億盧布

社會——文化措施

九一二億盧布

國防

一七二億盧布

管理

二三億盧布

加爾布卓夫一如往年一樣，對於工業和運輸、農業、基本建設、貿易和生活服務、社會——文化措施、國防與管理等撥款和支出，作了詳細的說明，茲將要點摘述於後：

工業撥款，來自預算的，依靠各企業和各經濟機構固有的資金，以及各銀行的貸款，共計為一、四六八億盧布，比一九七八年多八·九%。一九七九年發展各種運輸和電信，規定由各項來源撥款二四九億盧布，比一九七八年多四·一%。

農業撥款，來自預算的，依靠各國營農場固有資金，以及各銀行一九七九年的農業貸款，將用四七五億盧布，同時國家的投資計有二三五億盧布；除此以外，各集體農莊依靠固有的資金和蘇俄國家銀行的貸款，撥到基本建設投資的有一一三億盧布。一九七九年將進一步發展土壤改良，將有九六億盧布來自國家預算，實施和改進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土壤改良工作。為了改造俄羅斯共和國非黑土地帶的農業，一九七九年要用在這一方面的投資，是八七億盧布。遵照七月全會（一九七八年）的決定，建立農業保險基金，以保證因不良氣候和自發性的災害所受的損失，此項基金為數是三七億盧布，而來自國家預算的是一〇億盧布。國營和合作社營貿易及生活服務撥款，依靠固定的和來自國家預算的資金，一九七九年共計是五七億盧布。

社會——文化措施的支出，規定為：教育——三七九億盧布，保健和體育——一三六億盧布，國家社會保證和保險——三九七億盧布。

國防和管理的撥款，一九七九年的國防經費，預算規定為一七二億盧布，也就是佔預算總支出的六·四%，一九七八年雖然也是列一七二億盧布，但在預算總支出方面却佔七%。在管理費方面，加爾布卓夫說，五年計劃過去三年因為實行節約和許多改進管理措施的關係，節省了三一億盧布的管理費，而一九七九年繼續實行這些措施，將可得到一〇億盧布的節約。

總之，加爾布卓夫關於蘇俄一九七九年國家預算的報告，若與一九七八年比較，不論收入或支出，在結構方面完全相同，不同的是數字。任何一個國家，預算一年比一年增加，是正常的，無可厚非，不過蘇俄的預算，公認並不完全代表事實——收入不一定能完成規定的任務，支出則往往失之浪費。蘇俄最高蘇維埃每年第二次大會均列有前一年度預算執行結果案，但從來未見發表此項執行結果（即決算）的文件，由此可知必有其不能發表的難言之隱。

肆、結 論

巴伊巴科夫和加爾布卓夫的報告及蘇俄一九七九年經濟計劃和國家預算草案，經過法定的討論等程序，並經蘇俄最高蘇維埃全體大會修正通過成爲法律後，於十二月一日公開發表。⑥茲分別提要於後：

一、關於蘇俄一九七九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各項基本指標的成長速度，規定：

| | |
|--------------|------|
| 國民收入 | 四·三% |
| 工業產品 | 五·七% |
| 其中： | |
| 生產資料生產 | 五·八% |
| 消費資料生產 | 五·四% |
| 國家基本建設投資 | 四·九% |
| 各種型式運輸的貨運量 | 四·九% |
| 勞動生產率 | |
| 工業 | 四·七% |
| 建築業 | 四·〇% |
| 鐵路運輸 | 二·一% |
| 來自工業活動的利潤 | 九·一% |
| 按人口計算的居民實際收入 | 三·三% |
| 關於國民經濟的工資基金 | 三·六% |
| 按人口計算的居民消費基金 | 三·二% |

註⑥ 真理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第一版

國營和合作社營貿易的零售商品流轉額

對人民實現的生活服務量

由國家預算成立的學齡前機關的兒童人數

全日學校的學生人數

各職業——技術學校的招生人數

其中提供一般中等教育和職業訓練的各職業——

技術學校的招生人數

各中等專科學校日間部招生人數

各高等學校日間部招生人數

病床數

(此項法律共有四條，以上為第二條，餘從略)

二、關於蘇俄一九七九年國家預算法，蘇俄最高蘇維埃決議：

規定一九七九年國家預算來自國營和合作社營各企業和各機構的收入，總數為二四四、九三六、三八〇、〇〇〇盧布。

規定一九七九年國家預算用於國民經濟各項撥款的支出，總數為一四四、三八九、八六三、〇〇〇盧布。

規定一九七九年國家預算用於社會文化措施的撥款，總數為九一、二七一、三三四、〇〇〇盧布，其中國家社會保險為數是

三二、三四〇、五〇八、〇〇〇盧布。

規定一九七九年國防經費為一七、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比加爾布卓夫的報告增加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規定一九七九年國家政權機關、國務機關、法院和檢察官的經費，為數是二、二八七、三六〇、〇〇〇盧布（比草案減少二

二、六四〇、〇〇〇盧布）

（按蘇俄一九七九年國家預算法共有九條，以上僅就第二、三、四、五、六各條提要，餘從略）

蘇俄最高蘇維埃每年舉行的年終大會，照例通過上面的兩種法律，並且照例在發展國民經濟的法律中不列農業的成長速度，這幾乎已成定型。

蘇俄的最高立法機關每年通過和發表上述兩種法律，旨在表示蘇俄已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其實五十多年的事實證明，這完全是在表演傀儡戲而已，是集中主義的總表現，連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都談不到。

蘇俄的第十個五年計劃，從一九七六年開始，一九七九年是這個計劃的第四年，因為前三年的成績平平（一九七六和一九七八年的農業除外），所以這一年度顯得格外重要。如果天從人願，農產品的平均年產量或可接近預定的計劃指標，工業也可以得到直接間接的助力；否則，第十個五年計劃成功的希望就微乎其微了。